

优枵关系性在汉语语境下的转译——“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的相知相守

百科人 百科娘（两个都是我的号）

摘要

本研究旨在运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概念，对日本特摄剧《亚刻奥特曼》核心角色飞世优马与石堂柊（优枵）的关系性进行深度解读与跨文化转译。研究发现，飞世优马以其温柔坚韧，践行“弱德之美”；石堂柊则以其冷静自持，砥砺“君子慎独”。他们的“相知相守”不仅是儒家“和而不同”、“成己成物”的理想境界，更展现出“外儒内道”的动态平衡，是传统德性在现代语境下的人格化演绎。本研究认为，此跨文化转译揭示了东方智慧在解读现代流行文化文本时的强大生命力与普适性，并为当代个体在复杂社会中寻求道德平衡与人格完善提供了重要镜鉴。

关键词：弱德之美；君子慎独；优枵关系性；亚刻奥特曼；跨文化转译；儒家思想

一、引言

跨越文化的共鸣——当传统智慧遇见特摄英雄

日本特摄（特殊摄影）作品，特别是以《奥特曼》系列为代表的剧集，凭借其独特的英雄叙事、深邃的社会寓言以及对人性光辉的礼赞，已然成为一种跨越世代的文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广泛的影响力。其最新力作《亚刻奥特曼》（本文起稿于2024-2025年播出周期），不仅延续了这一光荣传统，更在角色塑造与人物关系构建上展现出值得深思的特质。剧中两位核心角色——飞世优马与石堂柊（下文简称“优枵”）之间的关系性，不仅是牵引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亦是观众情感共鸣的重要载体。

本文的核心旨趣在于，尝试运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两个充满思辨色彩的核心概念——叶嘉莹女士提出的“弱德之美”与儒家修身核心“君子慎独”——作为理论框架，对《亚刻奥特曼》中飞世优马与石堂柊的个体人格特质及其复杂深刻的关系性，进行一次汉语语境下的深度解读与跨文化转译。这并非简单的概念比附，而是旨在探讨这些植根于东方文化土壤的古老智慧，如何在一部现代日本流行文化作品中获得生动呼应与具象化呈现。

此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一，试图揭示儒家思想等东方传统智慧在解读现代流行文化文本时的理论潜能与持久生命力，拓展其在当代语境下的应用边界；其二，通过对优枵关系性的细致剖析，可以为流行文化研究，特别是角色关系分析，提供一个新颖的文化视角与解读维度；其三，这种跨文化对话本身亦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深层共鸣，探索东方文化圈内部共通的价值理念与审美追求。

本文结构将循序展开：其一，对“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这两个儒家核心概念的义理进行阐释，并辨析其内在关联；其二，将分别聚焦于飞世优马和石堂柊，论证他们的性格塑造与行为逻辑如何分别体现了这两种德性特质；其三，将重点分析优枵二人的关系性，探讨其如何通过“相知”与“相守”达到一种富有儒家智慧光辉的理想境界，并展现儒道精神在其中的交融；其四，将此分析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域下，探讨传统智慧在现代叙事中的转译与启示；最后，总结全文，凝练核心观点，并对研究的价值与未来展望进行反思，旨在为读者呈现一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交织的思想之旅。

二、理论基石

阐释“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的内涵与关联

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是闪耀着人格理想光辉的两个重要命题。它们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指向个体在复杂世事中的道德实践与精神锤炼，为理解《亚刻奥特曼》中优柊的品格与关系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一）“弱德之美”的意蕴解析

“弱德之美”这一概念，由当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叶嘉莹女士提出，主要用以诠释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词体）中一种独特的美感与人格境界。它并非歌颂生理或力量上的孱弱，而是指个体在逆境、困厄、外在强大压力之下，所展现出的承受、坚持、自我约束以及对内在品格与理想的执着守护。叶女士强调：“‘弱德之美’不是说你软弱就是美，是说你坚强地持守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自己把自己持守住了。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尽到了我的力量、尽到了我的责任。”其核心在于一种“弱者的德性”，即在无力改变外界时，仍以隐忍、克制的姿态完成自身责任，不争而自持，保有精神的独立与人格的完整。

“弱德之美”的思想渊源深厚，它既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的处世态度相呼应，强调在不利环境中保持品德的纯洁；也与儒家“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内省精神相通，鼓励在困境中向内寻求力量。同时，它也暗合了道家“以柔克刚”、“上善若水”的智慧，以一种谦退、隐忍的姿态化解冲突，避免道德的崩坏。在现代社会，个体常面临多重压力，“弱德之美”所蕴含的坚韧不拔、对理想的执着以及困境中的责任感，对于塑造健全人格、提升抗挫折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二）“君子慎独”的义理阐发

“君子慎独”是儒家伦理思想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与境界。其最早典出于《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大学》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慎独”的核心内涵在于，有德行的人（君子）即便在无人监督、独自一人所处的“暗室”或“隐微”之时，依然能够谨慎不苟，严格遵守道德规范，通过自我省察达到内心自觉与外在行为的高度一致，不产生邪僻之念，不做出越轨之行。其关键在于“诚”，即“诚于中，形于外”，强调道德修养源于个体对道德价值的深刻认同和对自身品格的严格要求，而非依赖外在的约束或他人的评价。它要求人将外在规范内化为自觉意识，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道德扩展。在信息爆炸、诱惑繁多、匿名性增强的现代社会，“君子慎独”对于个人道德建设、廉洁自律，以及构建诚信社会，具有尤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三）二者的内在关联与互补性

尽管“弱德之美”更多描绘个体在逆境压力下的坚守与品格完成，而“君子慎独”则强调在独处时的道德自律，但二者在儒家道德修养体系中并非割裂，而是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与互补性。它们共同指向对个体内心品格的锤炼、对道德主体性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

首先，“弱德之美”所要求的“持守自己”，本身就需要高度的自律和对内在道德原则的坚定，这与“慎独”所强调的内心自觉一脉相承。缺乏“慎独”的功夫，在无人监督时便可能放纵自我，那么在面临外部巨大压力时，便难以真正做到“持守”。可以说，“慎独”是“弱德”得以成立的内在修养基础之一。反之，一个能在独处时依然恪守道德的人，其内心必然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使其在面对逆境时，能够展现出“弱德之美”所特有的坚韧与光彩，“弱德之美”也因此成为“慎独”功夫在特定困境下的外在彰显。

其次，二者都体现了对“隐”的关注：“弱德之美”常将“隐”作为一种美学表达策略（如隐晦书写、借物托志），而“慎独”则将“隐”作为道德考验的场域（如隐秘心念、独处行为）。它们都强调对不可见之境的坚守。在回应困境时，“弱德之美”倾向于以柔韧姿态化解外部压力，而“慎独”则以内在约束抵御人性弱点，共同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以守为攻”的智慧。

综上，“弱德之美”是困境中的道德底线守护与审美超越，“君子慎独”则是理想化的道德境界攀登与内在心性锤炼。它们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个体在复杂现实中实现道德的动态平衡与人格的完善。

三、核心解读之一

飞世优马——以“弱德之美”践行守护的温柔英雄

《亚刻奥特曼》的主人公飞世优马，其角色塑造并非传统意义上孔武有力的强悍英雄，反而以其独特的品格力量，鲜明地展现了儒家“弱德之美”的深刻内涵。他以温柔为底色，在一次次危机中践行着守护的诺言，展现出一种在弱中见强的特殊魅力。

（一）性格特质中的“弱德”印记

飞世优马的核心性格特质呈现为温厚、率真，以及一种近乎本能的、高度自觉的利他主义倾向。在“弱德之美”的理论框架内，此种特质并非指向性格缺陷层面的软弱性，而是具象化地呈现了“承受”与“持守”这两种德性维度的可贵价值。作为SKIP星元市分所的新任调查员，其在专业技能与实践经验层面或存在经验储备相对不足的客观状态，但始终未曾因此表现出退缩规避的倾向。其行动箴言“跑起来！优马！”不仅承载着父亲临终的价值嘱托，更深层地内化为其面对困境时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价值信念与行为准则，精准契合了“弱德”理念中“尽己所能、恪尽职守”的核心意涵。

优马幼年经历的怪兽灾害事件，特别是目击双亲为护佑自身而身负重伤的创伤性记忆，并未使其沉溺于个体化的悲恸或复仇情绪，反而形塑了其确立怪兽生物学专业志向、矢志为受害者群体带来救赎与希望的精神驱力。这种将个体创伤经验升华为普遍性人文关怀的转化过程，深刻彰显了“弱德”所强调的“以坚韧意志持守本心、严于律己、实现内在人格稳定”的核心精神。他主动择取了以认知与理解怪兽灾害本质为核心的探索路径，而非诉诸纯粹对抗性策略，其行为选择本身即构成面对巨大挑战时“承受”与“持守”德性的实践表征。

尤为关键的是，优马变身的亚刻奥特曼形象，直接源起于其童年时期对“至强英雄”意象的构想。这不仅揭示了其少年阶段精神世界的纯粹性与丰沛的想象力，更隐晦地指涉其力量观并非根植于单纯的武力威慑逻辑，而是内蕴着对暴力路径的审慎克制以及对理想化守护愿景的深切向往，由此与“弱德之美”所蕴含的“不争之德”形成了深刻的理念呼应。他以“构想英雄”的主体姿态介入现实危机，本质上可视为一种尝试以柔性质地转化刚性力量冲突、践行“以弱化强”理念的具象化实践。

（二）关键剧情中的“弱德之美”展现

在《亚刻奥特曼》的关键叙事节点中，飞世优马所承载的“弱德之美”特质获得了多维度的集中呈现与深度诠释：

变身契机与守护意志的德性根源：于第1话的叙事语境中，宇宙寄生物乌兹触发紧急事态。优马在履行民众疏散职责时，直面石堂柊为施救而身负落石之创的危急情境。其内心高度自觉的、普世性的守护意志——“想要保护大家”——与卢提昂产生深度共鸣，最终依托其丰沛的想象力资源与光之使者实现精神与力量的一体化，完成向亚刻奥特曼的形态转化。此转化过程，绝非单纯外源性力量的被动赋予，而是其内在守护德性在极端压

力下的坚韧持守与具象化外显，深刻印证了“弱德”在危机临界点所蕴含并迸发的强大精神动能。

信任优先原则与人文关怀的伦理实践：第2话的情节围绕勇者关于施工场地潜藏怪兽里污土的报案展开。面对石堂柊基于理性原则的审慎质疑，优马秉持并力主“无论如何都要先相信对方说的话”的行动准则。这种超越功利考量的纯粹信任与对个体尊严的深切尊重，即便在工具理性层面可能呈现为“非效率化”或“反常规”的表征，亦鲜明地彰显了其内在的良善品性与道德担当。他主动选择承担潜在的信任风险（如遭遇欺骗）以践行给予信任的承诺，此种表象上呈现“柔性质地”的互动策略，实则内蕴着强大的道德勇气，构成了“弱德之美”在人际伦理场域中的具身化实践。

逆境持守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德性光辉：贯穿剧集叙事，优马持续面临多重生存性困境，包括身份隐匿性危机、力量局限性的挑战以及剧烈的情感震荡。典型例证如：第6话中，优马针对外星人阿沼所采取的庇护立场，即便潜在地引发与石堂柊乃至地球防卫系统的价值冲突，亦充分昭示其“不争之德”——通过非对抗性的伦理姿态维护更广泛的生命尊严，而非诉诸绝对理性逻辑实施他者排斥。又如剧场版叙事高潮中，为唤醒深陷精神暗域的石堂柊而流下的彩虹泪水，其中所凝聚的深沉“隐忍”（承受情感剥夺之痛）、对守护信念的极致执着，以及对“想象力（共情）”作为道德实践核心动能的自我指认，正是“弱德”在绝境维度坚守人性基线与希望伦理的终极体现。其反复呈现的自我牺牲式守护行为，与“弱德之美”所倡导的“不争而自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内核达成了高度的理念契合。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优马的角色塑造并非静态定型。其人格发展轨迹呈现出清晰的动态演进特征：从叙事初期在逆境压力下主要依赖“弱德”作为生存与道德的底线持守，渐进至剧情后期展现出对道德主体性的明确觉醒，并最终将外在赋予的守护使命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追求。这一演进过程隐约标识出其从“弱德之美”向更为深邃的“君子慎独”精神境界升华的潜在趋势。此种成长性转化，使得优马的“弱德”特质超越了其在困厄情境中的权宜性价值，进一步升华为驱动其主动道德担当与人格臻于完善的核心内驱力。

四、核心解读之二

石堂柊——以“君子慎独”砥砺内心的理性行者

与飞世优马的温柔感性形成鲜明对比，石堂柊作为《亚刻奥特曼》的另一位核心角色，其性格与行为方式更多地展现了儒家“君子慎独”的严谨风范。他不仅是地球防卫队派遣至SKIP的精英特别调查员，更在许多不为人知的时刻，于细微之处和内心深处默默砥砺着准则与责任。

（一）性格特质中的“慎独”风范

石堂柊的初始人物表征呈现出显著的冷静、理性特质，其行为模式高度遵循规则逻辑与纪律性原则。其着装选择——象征秩序与规范体系的西装——连同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储备，以及作为SKIP团队中唯一被授权配备并使用制式枪械的成员身份，共同构成其角色的符号化表征体系。此身份设定，本质性地将其置于亟需践行“慎独”精神的伦理境遇：在诸多缺乏有效监督或难以实现集体决策的关键时刻，其每一行动抉择都必须经受个体内在道德良知与职业伦理规范的双重拷问，体现对权力行使的审慎态度。

进一步而言，石堂柊作为地球防卫队体系派遣至SKIP的专员，其人事调动本身即隐含特定任务指令。他独立承担关于“欧吉尼斯”的机密情报研判与报告撰写工作，并持续进行私人日记的书写实践——此种超越常规团队协作框架、由个体独立推进的隐秘性调查活动与内省性反思行为——进一步强化并具象化了其“慎独”的德性特质。他必须在信息高度受限、多数同僚无涉的情境下，恪尽职守，保持认知独立性，并对决策后果承担主体性

责任。其日记文本，不仅构成自我心性省察的载体，更潜在发挥着行动隐性规约的功能，将个体层面的自律性要求升华为对更具超越性伦理准则的价值追求。

尤为值得理论观照的，是一个存在于叙事文本之外的衍生性细节：尽管主创团队受到“规避剧透”的叙事策略约束，但《石堂柅日记》这一衍生产物，其文本表述所渗透的克制性与审慎感，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近乎无意识的、“慎独”精神的另类实践形态——于日常行为的细微处实施自我约束，规避因私人因素损害公共利益，防止个体不完美性不加节制地外显并诱发负面效应。此种实践，精准映射了“君子慎其独也”对个体言行举止乃至内在意念的极致严谨要求，其精神内核，与王阳明倡导通过“静坐省察”以强化内在良知本体（致良知）的修养工夫，呈现出深刻的方法论共鸣。

（二）关键剧情中的“君子慎独”实践与“弱德”困境

石堂柅在剧中的多元行为模式，均可被阐释为“君子慎独”精神的具象化实践，同时亦折射出其在科层化权力结构中所遭遇的潜在“弱德”伦理困境：

隐秘履职中的“慎独”践行与体制规训下的“弱德”策略：石堂柅独立执行侦察任务，或于亚刻奥特曼战事结束后系统性地数据进行采集与态势分析，此类非公开性、高度自律的履职行为，均构成其“慎独”德性的典型表征。然而，作为地球防卫队精英体系成员，其高度理性化形象，亦内蕴着一种适应体制化生存的策略性逻辑。在剧集叙事前期，他严格遵循防卫队指令体系与既定“防卫流程”展开行动，典型例证见于第11话中与优马就怪兽吉巴斯处置方案产生的价值分歧。此举，既彰显了其对组织规则的高度遵从性（此为“慎独”的内在要求），亦可能揭示在权力位势失衡或组织规训压力下，其采取“策略性妥协”姿态以维系职责底线的“弱德”逻辑——即在个体意志无法充分实现的境遇中，选择于制度框架内寻求效能最大化路径。

黑暗异化中的心性危机与“戒慎恐惧”的伦理试炼：剧场版叙事中，石堂柅因同僚木内仁殉职事件引发的深度自责情绪被雷柏星人操控，异化为象征“原罪”的基尔亚刻。此异化进程，构成了其“弱德”防线濒临瓦解的临界状态，亦标志着其“慎独”修养所面临的终极人性试炼。在深陷不被理解、甚或遭受误读的极端孤立境域，其竭力抵御黑暗侵蚀的内在挣扎——关乎如何持守内心道德正念，如何直面并试图克服内在“阴影面”或外部强加的“罪愆”——精准诠释了“慎独”工夫在人性幽微处所激发的深刻“戒慎恐惧”体验，以及由此导向的道德超越性潜能。

道德觉知跃升与自律精神的终极彰显：第6话中应对外星生命体阿沼事件时，柅初始阶段严格援引防卫队规范框架，但在优马介入及情感感召后，其立场发生伦理调适，展现出经“戒慎恐惧”的价值权衡后，对生命本体价值的深层体认与道德判断的弹性化转向。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剧场版中其最终藉由亚刻（优马）的彩虹泪水实现意识觉醒并挣脱精神控制，标志着其完成了从“他律”状态（受控于外力或僵化规则）向“自律”境界（复归并践行内在道德律令）的伦理跃迁，是“君子慎独”所臻至高道德境界的权威性确证。这一转化历程，深刻呼应了“慎独”绝非机械遵循外在规范，而是在价值冲突的复杂情境中，通过深度内省与良知决断，实现道德自觉层级跃升的辩证过程。

综上所述，石堂柅的角色塑造，以其内敛自持的品性、于细微处彰显操守、于无人处恪守准则的特质，成功为“君子慎独”这一古老东方智慧提供了鲜活的当代荧屏转译。其角色并非道德完人，其深陷“弱德”困境，并持续致力于克制内在缺陷、坚守责任伦理、寻求精神超越的生命历程，正是“慎独”精神在复杂人性基质与现实结构压力下所展开的深刻且具启示性的叙事化演绎。

五、核心解读之三

优柅的“相知相守”——儒道精神在关系性中的交融与升华

飞世优马的“弱德之美”与石堂柅的“君子慎独”，不仅分别塑造了他们独特的英雄形象，更如两条看似异质却在深层交汇的生命之流，共同滋养了他们之间“相知相守”的深厚情谊。这种关系性的发展，并非简单的战友情叠加，而是充满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人际交往智慧与道德理想的光辉，并巧妙地融入了道家思想的灵活性与韧性。

（一）从磨合到默契：“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飞世优马与石堂柅的初始互动与早期协作，呈现出显著的磨合特征而非理想化契合。优马的认知框架高度依赖想象力驱动与感性直觉，其行动模态常先于缜密的策略性思考；而石堂柅则以冷静理性为主导认知范式，行为逻辑严格锚定规则体系与程序正义，初期表征中甚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认知刚性。此种鲜明的性格异质性与实践风格分野，必然性地在合作初期诱发认知错位与行动摩擦。然而，正是在协同应对怪兽灾害、履行人类守护职责的系列实战淬炼中，双方逐渐实现了对表象差异的认知超越，开启了对彼此核心特质的深刻理解、价值认同与主动接纳。

优马的直觉洞察力、行动热忱及其解构常规认知范式的想象力，屡屡成为突破路径依赖、重构僵局的创新解方；其“弱德”特质所内蕴的生命敬畏与坚韧守护意志，亦持续触动着石堂柅的情感基质。相应地，石堂柅的严谨性、决策稳定性与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为团队行动提供了可预期的结构性保障；其经“慎独”工夫淬炼的责任伦理与专业素养，则为优马的行动实践注入了不可或缺的理性校准与目标导航功能。由此，二人的协作模式渐次演化，形成一种“理性架构与想象资源互构共生”、“情感价值与规则秩序动态调适”的高效能协同范式。

此种关系性建构，精准映射了儒家伦理所推崇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之理想人际图景。真正的君子之交，其价值核心并非外显的行为同构或盲从性附和，而在于内在德性光辉的相互映照，以及在共享使命驱动下的协同实践，其本质在于包容异质性、促进互构性成长。优柅关系正是此理念的现代荧幕具现：双方在完整保留个体独特性的前提下，基于守护地球与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共识，实现了高度默契的战术协作与精神共振，共同构筑了一种兼具成熟度、伦理健康性与实践效能的典范性伙伴关系。

（二）“相知”的实现：对彼此“德性”的深刻认同与互补强化

“相知”构成超越“相识”层级的深度情感联结与认知整合，其本质指向对互动对象内在品性结构、价值取向乃至精神困境的深刻体认与价值肯认。在优柅关系性建构中，此种“相知”呈现显著的双向性特征，并有力呈现了“弱德”与“慎独”两种德性范式如何实现功能互补与价值互强。

优马的认知穿透与柔性赋能，体现在对“慎独”的理解及“弱德”的情感支持：优马逐步超越石堂柅表征层面的冷静、严谨乃至过度规训化倾向，深度感知其内在的责任坚守、伦理负荷及“慎独”实践所伴生的压力与孤独体验。典型表征如：针对石堂柅因特定饮品缺失导致的身心失调状态，优马历经从初始困惑忧虑，到后期深度理解、包容接纳乃至主动干预的认知与行为演进。当石堂柅独自承担机密任务或陷入剧烈内在冲突时，优马的纯粹信任承诺、不离弃的“弱德”式隐忍及其共情性情感共振，实质性地转化为穿透石堂柅内心认知迷雾、抵御异化侵蚀、继续其“慎独”精神火种的关键赋能要素。优马的“弱德”特质，为石堂柅的“慎独”修为持续供给情感韧性与精神慰藉，有效缓解了后者因科层压力或内在张力可能诱发的道德刚性化倾向，保障其理性架构在动态情境中维持必要的调适弹性。

石堂的价值重估与理性规约，体现在对“弱德”的体认及“慎独”的实践导航：石堂柅亦渐进实现对优马表象冲动性、非后果论乃至“天真”行为模式的认知超越，洞察到其“弱德之美”所内蕴的纯粹守护伦理、卓越抗逆品格及对生命本真性的终极关怀。例证见于：当优马秉持“绝对优先信任原则”介入孩童报案调查时，石堂柅虽存理性疑虑，但其凝思神态与最终协作姿态，意味着对优马行动背后纯粹动机与独特德性价值的初步理解与尊重。在危机临界情境下，优马自我搁置的勇气与牺牲精神，必然深度激活石堂柅理性防

御机制下的情感共鸣，促使其辨识“弱德”中蕴藏的磅礴道德势能。石堂柁的“慎独”修为一——体现为冷静研判力、系统性筹划能力、规则敬畏意识及决断魄力——则为优马的“弱德”实践注入超越性维度与可行性保障。其理性分析框架与战术支持，为具有一定冲动特质的优马构筑稳固后援体系，校正行动轨迹以规避非理性失误，并在优马认知迷失或价值困惑时提供理性导航。石堂柁的日记书写等自律实践，不仅是个体心性省察的载体，更可能通过隐性文化机制将其“慎独”准则升华为团队行动的默会知识系统，为优马的感性抉择注入更坚实的理性基座与高阶价值意义。

此种植根于对彼此核心德性深度肯认的“相知”，推动优榕关系超越基础同事或战术伙伴范畴，跃升为可托付存续性责任（托付后背）、共享荣辱伦理的战友共同体，以及精神维度相互映照、彼此成就的存在性知己。

（三）“相守”的践行：逆境中的“外儒内道”结构与道义扶持

基于“相知”所构筑的稳固关系性基底，“相守”构成了优榕互动在实践场域中必然衍生的伦理逻辑。此种“相守”，不仅外显于物理空间的战术协同与危机共担，更深植于精神维度基于共同价值信念的互依性结构、道义互持机制与成就共生效应，其内在精巧地呈现一种“外儒内道”的精神构型。

优马的“道家基质”与“弱德”柔韧性的互构：飞世优马的实践模态显著受其丰沛想象力与感性驱力主导，典型例证如：其以童年想象性建构塑造亚刻奥特曼形象；或在情报稀缺的作战情境中坚持认知自主性，拒斥武力优先逻辑，最终通过激活皓月装甲探寻化解怪兽灾害的非对抗性路径。此思维与行为范式，内蕴道家“以柔克刚”、“道法自然（本心）”的生存论智慧。面对危机时，其常采取非对抗性伦理姿态，致力于通过理解性沟通消解冲突。其身份隐匿状态下的隐忍式守护，以及在最终话叙事高潮的存在性困局中所展现的强韧精神持守，均深度契合道家“自然无为”（尊重生命本然状态）、“以柔克刚”的存在策略与“弱德”的坚守伦理。

石堂柁的“儒家框架”与“慎独”刚健性的彰显：石堂柁则更集中地体现儒家责任伦理与秩序理性。其决策过程的强理性化特征、对程序正义的恪守（即使偶显形式化倾向）、以及对职责位阶的优先性考量（如遵循组织对怪兽吉巴斯的官方定性，或调用防卫队卫星支援优马时甘愿承担问责后果，仍以“信任优先”为行动律令践行使命），无不具象化儒家“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入世精神与“君子慎独”的内在修为。他如同一种秩序标杆，在价值失序的现实中竭力维系规范性与确定性。

二者的动态交互与“相守”实践，形塑一种“外执礼法规范（儒家之礼/石堂之实践）、内守心性灵明（道家之道/优马之精神）”的辩证平衡结构。优马的“道家式”柔韧特质与“弱德”持守，为石堂柁的“儒家式”刚健实践与“慎独”修为持续注入情感缓冲与人性温度，有效防止其陷入道德僵化与精神孤绝；而石堂柁的理性框架与道德自律，则为优马的感性表达与理想主义追求供给现实锚点与行动规约。在协同对抗存续性危机、守护和平伦理的“相守”历程中，他们实现了深层的道义互持。此种“外儒内道”构型，使其既能秉持积极入世的担当伦理，又可维系内在精神的超越性维度的持存，深刻呼应了中国传统士人阶层所追慕的理想人格范式。

（四）关键互动剧情的儒家意蕴解读

在优榕关系性的演进轨迹中，涌现出若干具有范式意义的互动节点。这些叙事事件深刻内蕴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诚”等德性范畴，并生动具现了“成己成物”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实践图景。

初遇叙事的“义”“信”奠基与“仁”心显发：第1话叙事单元中，当优马遭遇存续性危机时，石堂柁以存在性牺牲姿态介入，为施救而身负落石重创。此奋不顾身之举，具象化彰显了石堂柁作为同侪与前辈的“义”德——即在危殆情境中挺身而出、护佑伙伴的伦理实践。继而，优马在高度自觉的普世守护意志驱动下，与卢提昂共鸣实现向亚刻奥特

曼的形态转化，其核心动力源于守护众生的“仁”心本体。战事平息后，复苏的石堂柊仰望苍穹，为新生光之巨人赋予“亚刻（Arc）”之名。此命名仪式，不仅是对新战友（亚刻）诞生的价值肯认，更符号化地铭刻了优柊二人间初具深度“信”赖特质的伦理联结。

价值冲突中的“诚”德实践与理解深化：第11话情节中，优马与石堂柊因怪兽吉巴斯处置方案引发激烈价值冲突。此冲突表象为策略理念之争，深层实则是二者异质性实践理性（优马：感性优先 vs. 石堂柊：规则优先）的范式碰撞。然此冲突非但未导致关系断裂，反成为认知互构的转捩点。双方在冲突过程中展现的“诚”德（即坦诚呈示立场观点，规避价值伪饰），以及后续经由共同经验可能达致的和解与立场重识，精准契合儒家主张通过真诚对话与反思实现关系和谐的伦理智慧。

危难情境中的“相知相守”与“成己成物”的伦理共契：在剧情后期发展中，无论是石堂柊反复调用防卫队身份资源为亚刻（优马）提供战术遮蔽与协同支持；抑或剧场版高潮中，其被优马“彩虹泪水”这一情感介质唤醒后，以具身化方式实现并肩抗敌。此类叙事，皆深度诠释二者间“休戚与共、存托相依”的伦理情谊。正如优柊不约而同的坦言“我不想失去你”，并将彼此指认为“无可替代的朋友”，其关系已超越基础职责边界，升华至基于共同价值愿景（守护和平）与道德追求（正义、良善）的“同志”伦理实体，充盈着儒家“成己”（于成就他者中完善自我德性）与“成物”（经由自我完善更有效地守护世界）的辩证智慧。

综上所述，优柊的“相知相守”绝非静态的完美契合，而是呈现为在差异中寻求认知整合（智）、于困境中践行道义互持（仁、义）、在共享目标下砥砺协同实践（诚、信）的动态生成过程。此过程本身，即充盈着儒家从修身齐家到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的实践工夫论智慧，亦为现代性语境下人际关系的伦理建构提供了极具参照价值的范式。

六、文化转译与时代启示

传统智慧在现代叙事中的生命力

将“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这两个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概念，应用于解读日本特摄代表《亚刻奥特曼》中的优柊关系性，不仅是一次富有新意的学术尝试，更揭示了东方传统智慧在现代叙事中强大的生命力与普适性。这不仅是文化的转译，更是价值的会通。

（一）东方智慧的现代重构

飞世优马与石堂柊的关系性本质，可被阐释为“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在当代科幻叙事框架内的一次创造性转译与重构。这两个植根于古典思想资源的概念，通过高度具象化的角色塑造与富有张力的情节演进，成功实现了从历史文本向现代荧屏的符号迁移与价值激活，焕发出崭新的阐释活力。优马以其“想象性英雄”的叙事身份，演绎了“弱德”在超常规力量语境下特有的坚韧持守与伦理温度；石堂柊则凭借其精英调查员的职业设定，展现了“慎独”于复杂组织生态与极端责任压力中的砥砺实践与超越潜能。二者绝非对传统道德范型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全新的时空坐标与叙事逻辑中，为这些古老德性赋予了具身化的现代人格载体与精神内核。

在《亚刻奥特曼》的叙事宇宙中，其所属的怪兽灾害应对组织“SKIP”，其功能定位亦超越了基础性的危机响应机构范畴。它更近似于一个聚焦人性价值呈现与道德抉择测试的伦理实验场域。在此场域内，个体品格的锻造、团队协作的动力学，以及面对存在性未知威胁时的伦理困境，均获得高度集中的叙事展演。优柊关系性正是在此背景下，历经系列事件的情节淬炼，将“弱德”的坚韧基质与“慎独”的自持伦理编织为互构性整体，协同探索守护伦理的本真意涵与人性的光辉维度。

（二）汉语语境下的适应性及普适性

尽管“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源自中国文化的深层土壤，但其在阐释日本特摄文本《亚刻奥特曼》的角色建构与关系性时，展现出显著的文化转译效度与理论阐释力。此效度首先根植于中日文化在深层心理结构上的亲缘性与历史性互文。儒家思想作为曾深度形塑日本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其核心价值理念在日本的社会伦理基质与审美意识中仍存留可辨识的痕迹。因此，运用此组概念分析具有东方文化基因的日本叙事作品，往往能有效契合并揭示其精神结构的核心层面。

更具理论意义的是，这两个概念所关涉的人性本质、道德实践与理想人格等命题，具有超越特定文化边界限制的普遍性价值潜能。无论置于何种文化语境下，个体在逆境中的德性持守（“弱德之美”的焦点）、于无监督情境中的道德自律（“君子慎独”的核心），以及基于信任、理解与共享价值愿景的人际深度联结（优榕关系所典范化呈现的），均构成值得肯认与追求的普世性伦理价值。故此，对于汉语文化圈的受众而言，经由这些文化亲缘性概念的透镜解读优榕关系，不仅能获得深层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更能清晰地辨识这些传统智慧在当代社会语境与异质文化文本中所激发的理论回响与持续的生命力。

（三）当代个体的道德镜鉴

飞世优马与石堂柊的角色建构及其关系性范式，为置身于高度复杂性、流动性与挑战性的当代社会结构中的个体，提供了极具参照价值的伦理镜鉴与实践性启示：

结构性困局中的策略性伦理实践：当代个体频仍遭遇诸多超越个体能动性范畴的结构性困局，如系统性社会不公、制度性缺陷、组织化职场压力等。于此境遇下，石堂柊在科层化权力结构中所采取的“弱德”式策略性妥协与飞世优马“弱德”式的道德底线持守，共同昭示：即便在高度受限的行动空间中，个体仍可通过伦理实践维护尊严与道德基则。同时，石堂柊于规则间隙中坚守程序正义与内在道德律令的“慎独”修为，亦启示在遵从规范框架的同时，保持道德判断的独立性及超越性价值追求之必要。二者之辩证结合，既能规避理想主义道德激情引致的自我耗竭，又可抵御犬儒主义式的彻底妥协及其衍生的价值虚无化危机。

主体性觉醒与真诚性驱动的道德行动：飞世优马在叙事进程中潜在的身份公开化及各种富含情感张力的象征符码，隐喻着当代个体突破“他者凝视”（外部评价机制与社会期待），以真诚的内在价值信念与情感驱动力践行道德行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其跨越时空建构的联结关系（如吉巴斯叙事线中与异质生命体达成的理解与共生）更拓展了“慎独”的伦理疆界——道德自律不仅指向自我规训，更需涵摄对他者的理解、尊重与关怀伦理。

情感与理性互构的共生伦理：优榕的伙伴关系性，超越了传统英雄叙事中单向度依赖或工具性功能互补模式。优马的“执着性持念”（情感驱动）与石堂柊的“坦率性回应”（理性担责），彰显了道德情感与理性责任深度互渗的伦理形态。其共同演进的生命轨迹，不仅是个体品格的完善化进程，更象征性实践了儒家“成己成物”的理想图景——经由与他者的伦理互动实现自我超越，复通过自我人格的升华更有效地守护与影响世界。这启示我们在人际互动与社会参与中，应致力建构情感与理性辩证统一的共生伦理，培育基于相互尊重与协同成长的健全关系性。

基于上述分析，通过对《亚刻奥特曼》优榕关系性所内蕴的“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的跨文化转译与解读，我们不仅深化了对该作品角色魅力与文化深度的理解，亦为个体在现代性语境中的道德实践与人格修养觅得了富有生成力的启示性参照系。

七、结论

车之两轮，动态平衡——“弱德”与“慎独”的当代和鸣

本研究以“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这两个儒家核心概念为棱镜，对日本特摄剧《亚刻奥特曼》中飞世优马与石堂柊的个体品格及其关系性进行了深度剖析与跨文化转译。

研究的核心论点——飞世优马所体现的“弱德之美”与石堂柁所秉持的“君子慎独”，不仅是他们各自鲜明的性格底色和行为准则，更共同构成了他们之间“相知相守”深厚关系的坚实基础——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一）主要发现与意义阐释如下

德性范式的叙事化具现：飞世优马以其温厚坚韧的品性、勇于担责的伦理姿态、逆境中对理想的持守及其以想象性资源化解危机的实践智慧，生动演绎了“弱德之美”——即在表观“弱势”境遇中内蕴的磅礴精神力量与人格光辉。石堂柁则以其冷静理性的认知模态、内敛自持的气质、于无监督场域恪守准则、在内在张力中砥砺精进的修为风范，具象化呈现了“君子慎独”——那种根植于心性自觉的高度道德自律与修养境界。

关系性中的儒道互构与动态平衡：优柁关系性构成了“弱德之美”的包容性坚韧与“君子慎独”的刚健性自持相互成就的典范。二者如协同驱动的双轮，不可或缺，共同推进角色人格演进与叙事动力学展开。优马的“道家基质”式柔性特质与情感驱动力，为石堂柁的“儒家框架”式规则理性注入温度调适与结构弹性；石堂柁的自律体系与规范框架，则为优马的理想诉求与行动实践供给结构性支撑与方向性导航。此种“相知相守”深度体现了儒道精神的互补性，是困厄中道德基则的守护（弱德）与理想化道德境界的攀登（慎独）所构成的辩证统一的伦理实践机制。

现代叙事语境下的文化价值生成：优柁关系性为当代受众提供了一种在结构性困局与个体自由意志张力间寻求道德平衡与人格整全的叙事范式。其所承载的挑战、抉择及彰显的德性光辉，超越了娱乐叙事的表层功能，具有深刻的现实观照与伦理启示价值。“弱德之美”与“君子慎独”的辩证融合，昭示了一种既能规避道德理想主义引致的自我耗散、又可抵御道德冷漠所衍生的价值虚无化的实践进路。

东方智慧的当代阐释力与生命力：本研究确证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智慧，在阐释现代流行文化文本（包括异质文化产品）方面所具备的独特理论潜能与强劲的当代生命力。此种跨文化转译实践，不仅拓展了特摄作品的理解维度与阐释深度，亦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贡献了具有启发性的学理路径。

（二）研究的理论贡献、局限与展望

此理论框架可延伸应用于更广阔的东亚及全球流行文化文本的多模态分析场域，展开比较研究，以期系统性揭示共享文化价值理念的历时性表达与共时性变奏。同时，可深入探究儒家思想与叙事发生地本土文化（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物哀美学等）在具体文本中的互文性交融、对话机制与影响动力学，从而达成对东亚文化复杂性、共通性及独特魅力的整全性把握。最终，我们期冀此类研究能激发更多关于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激活内生动力、持续贡献实践智慧的深度思辨与探索性实践。

八、致谢

在本次论文的构思与撰写过程中，我广泛汲取了众多领域内学者、研究爱好者以及丰富网络资源的智慧结晶与研究成果，这些宝贵的资料为我的思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视野。在此，我谨向所有直接或间接给予我启发与帮助的一切人、事、物，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特别需要着重感谢叶嘉莹女士，她对于中国古典诗词中“弱德之美”这一美学概念的深刻阐释与精辟分析，如同明灯照亮了本文的核心理论探索。叶女士所揭示的“弱德”，其蕴含的坚韧、持守与内在力量，为本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框架与思想支撑，使我的论述得以深入展开。

同时由衷地感谢《亚刻奥特曼》全体制作团队，尤其是主演优马和柁的户塚有辉先生与金田升先生。正是制作团队卓越的艺术创作与深刻的叙事表达，以及户塚先生、金田先

生通过精湛演技所赋予角色的鲜活灵魂与复杂深度，为我们塑造了极具探讨价值的角色形象，并编织了引人深思的故事脉络。这些鲜活的文本素材与表演艺术，不仅激发了本文的创作灵感，也成为了我进行具体分析与理论应用的重要载体。

再次向所有为本文完成提供过支持与启迪的各方人士与资源，表达我深切的感激之情。

参考文献

- 戴圣（西汉）.《礼记》.
- 孟子（战国）.《孟子》.
- 孔子（春秋）.《论语》.
- 叶嘉莹.《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
- 圆谷制作株式会社. (2024).《亚刻奥特曼》[电视剧]. 日本东京电视台.